



逍遥客

有时候,我会无端想象自己垂钓的样子,倚在鱼塘边上,架起长长的鱼竿,静默地等待“愿者上钩”,不想打扰周遭的一切。偶尔有晃开的涟漪,才让自己感知时间的动态,就这样,一个下午悄然过去。

其实,人生匆匆,欲望相生,无非向岁月索求些什么,可那样的过程,心中总充满焦灼甚至无奈。唯有与时光静坐,才能真正看清自己,听得见喧嚣与浮华沉淀之后的回响。也就在对鱼儿上钩的漫长等待中,渐渐释然——回归原点,撷取本真。

于我而言,这就是垂钓的意义。带着幻想与念想,我把生活一点点往前拉伸,拉出更多松弛的状态,也留有更多弹性的自适。

刚好假日里闲游,得到一个垂钓的机会。池塘栈道环绕,给了垂钓者绝佳的站位。“闲来垂钓碧溪上”,可观景致,可作冥想,我便趁着春和景明,来一把“独钓一江春”试试。

绑好鱼竿,调好饵料,将鱼钩裹上满满的鱼饵,一把抛进塘中。随着绳线渐渐下沉,我内心也涨起期待,又在时间的流逝里

一点点回落。于是找个位置坐下,持竿小憩,如同刘敞所言:“聊把钓竿消永日,溪翁沙鹭共悠悠。”

身处于近处的田园风光,望着远处连绵的山脉,我的想象不断漂移、延展。若不是偶尔跃动的鱼儿,扰动了春天温润的气息,也打破了池中水长久的沉寂,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然又回到了梦里。

“竹竿袅袅波无际,不知何者吞吾钩。”儿子时不时在旁边叫喊,提醒我随时准备收线。看得出来,他比我兴奋许多。一个不经意间,我还真感受到了钩线被重物拉扯的感觉,心中陡然生出一股窃喜,也忍不住叫喊起来:“钓到鱼了!”虽然还未见到鱼儿,期待早已溢满心间。毕竟守着垂钓已个把小时——漫长的等待,总盼着换来美好的回报。

我赶紧收竿提线,一条鲤鱼被拉上岸。尽管它仍在挣扎,鱼嘴却紧紧咬在钩上,让人心中生出一丝不忍。我连忙将鱼儿从钩上解下,放进水桶,让它在虽狭小却还算自在的空间里游荡。此时,儿子已经跃跃欲试。

正所谓“春江引趣长”,一连串熟练的

垂钓

□余子艺

动作,是对这个春天的直接呼应,也是对面前池塘的倾情表达。有诗写得妙:“蓬头稚子学垂纶,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,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此情此景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孩子把翘首以盼的心情寄托在手中鱼竿上,握得紧紧的,生怕一点动静,就让鱼儿从眼前溜走。

随着竿上绳线突然晃动,我不知道是风的惊扰,还是鱼儿的试探,紧接着,有小虫飞过水面,漾开微微波纹,让静坐的垂钓时光,平添了几分生趣。肉眼可见几条鱼绕着鱼钩游荡,却迟迟不肯上钩。此刻,我们既期待,又有几分担忧,怕它们悄无声息地从眼皮底下溜走。可是,谁又说得准呢?

耐心的等待,也许总会等来美丽的花开。又或许,鱼儿感受到了我们的清心寡欲,反倒有两条不算大的鱼儿先后上钩,也算对我们这番垂钓的赞赏。这一下,更挑起了孩子垂钓的乐趣。

隔了一周,因友人相约,我们不辞路途遥远,奔向深山的鱼塘,再一次相守垂钓的意趣。尽管野外鱼塘终不似农庄塘子那般规整,但大家一起讨论如何引鱼上



(CFP图)

钩,与大自然相伴的过程中,也充满了无欢乐。笑声在时光里逗留,引得荒野的青草轻轻颤动。

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此,窸窣的声音惊动了塘中的鱼儿。尽管看着不少鱼儿大大咧咧地游过,却终究没有一条上钩。这番小遗憾,为我们的垂钓之旅添了一抹余味。

而这样一种遗憾,其实也是美的。它让我们有了更多期待,也让我们在耐心的抚慰中,得到更多心灵上的慰藉。



能让你真正安心的,从来不是别人的承诺,而是自己随时可以转身的底气。



市井风

小区行走

□陈志泽

有事没事我喜欢走出家门,到外面走走。在我们小区似乎随时都能体验生活的滋味,或快乐,或有趣,或新鲜……

有一次,一只“战钱”(闽南语谐音)飞到我的近旁,收起它的翅膀,走路。它看了我一眼,迈开细细的双脚昂首阔步朝前走去,像是要领我上街,或者要和我一起散散步;偶尔,啄食太阳从绿树的枝叶间抖落的光影、泥土里的美味颗粒……

有这样的小鸟相伴而行,我格外珍惜,也悄悄放慢脚步,生怕惊扰了它。

这几年,小区的变化不小。过去,这栋楼与那栋楼之间的空地,这里摆个石头,种一棵树,那里长一些花、草,以及为它们砌筑的坛,被分割成几个小块。小区里的车渐渐多了,很难栖身,这里塞一部,那里挤几辆——有时连路也被堵了。如今经过巧妙整合出来一处处宽阔空地,既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,又提供了活动场所。一辆辆车归来了,都得以舒心停泊。我们家那辆车常常都能停在自己的家门口。而上班时这些车开走了,小区的空地又可给赋闲在家的人们打羽毛球、踢踢足球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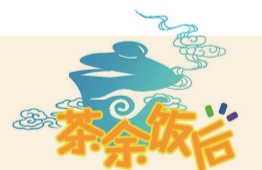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到小区街上,既散步又买菜两不误。

一幅街景总是让我感动。街道上,人头攒动,脚步闪闪。精神矍铄的老者蹒跚时光的风尘,在人流中撒下独特的声音。也有的老人需拄着拐杖,缓慢迈着双腿。部分拐杖末端长着张开的“爪”,随着拄杖人的走动,拐杖一下一下抓地,很稳。因了一个有力的支撑——几分凭借亲密的拐杖,几分坚持挺着岁月赠予的自信,拄杖人也能稳稳行走……

小区设立不少垃圾投放处,得到居民们的支持,积极分类投放垃圾者众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傍晚,我一定拎着一袋垃圾,走向一个垃圾分类投放处,投放“厨余垃圾”和一般垃圾。连同往回走的路,我在这条倒垃圾的路上还锻炼腿脚呢!

小区的街道两旁种着芒果树,当初只是为了绿化,并不指望它们结果。没料到,几年下来,它们密匝匝的绿叶里暗藏起可爱的果实。有次我正在街上行走,“嘭”的一声,一颗芒果掉了下来。瓜熟蒂落的果实让人喜悦一种意外收获即将噼里啪啦降临。可不,没隔几天我看到梯子架起了,采摘不亦乐乎。一筐筐熟透了的芒果被及时运到街市,人们喜出望外以低廉的价格购买,他们尝到了自己脚下的土地生长的果实那特别的香甜……



茶余饭后

低头

乐团新来了一位小提琴手。

排练时,他发现前任乐手用过的乐谱上,每隔十几个小节,就会标注“低头”二字。

一开始,他拉到那段总不自觉地低一下头,后来不禁疑惑:这是什么奇怪习惯?

于是第二遍排练时,他刻意不低头,反而高高扬起下巴。

没想到,演奏十几个小节后,只听“咚”的一声,身后长号的吹嘴,正好戳在了他的后脑勺上……

高处

孩子问:“姥姥,您能解释一下‘水往低处流,人往高处走’是什么意思吗?”

姥姥说:“这简单。要是咱家漏水了,楼下邻居立马就会找上门来。”

打架

甲:“你在学校打过架吗?”

乙:“打过呀。”

甲:“那你赔人家钱了吗?”

乙:“什么意思?挨打还要赔钱吗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麻辣烫

你有过耳朵像被一团棉花、一张隔膜堵住,想要接收外界信号却有心无力的时刻吗?这半个月以来,我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。

事情源于那个平常的晚上,洗完头发后,我突然觉得左耳几近失聪。起初并没有太在意,安慰自己可能是进水,或者太久没挖耳朵所致,像以前一样,次日挖一挖耳朵自然就好了。

但第二天、第三天,当我连续掏了几次耳朵之后,竟都没有奏效,我开始感到担忧。可左耳分明不疼不痒,上个星期也才刚体检,我又再次安慰自己应该无大碍,要不就走一步看一看吧?

可日复一日,左耳非但没能疏通,耳朵里的“隔膜”似乎越来越厚,夜深人静时,还伴随着不定时的耳鸣、耳闷与异响。我开始变得急躁、焦虑、不安……甚至陷入恐慌:要是我的左耳听不见了,怎么办?

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制止,也没有勇气往下深想。思来想去,忍了又忍,我终于和家人说了这件事。妻子劝我去医院,但当时已是晚上,我就先去小诊所检查,还抱着一点侥幸心理:问题不大,拿点药就行。

那天晚上,小诊所的女医生拿着一把手电筒往我的左耳探照了一通,不到五秒就给出了结论:左耳发炎。我询问病因,却未得到明确解释,她从从容自信地开了消炎药、消炎液。

吃了药后,我那我就脆弱的听力又降了。我由反思,遇到这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病症,最好还是前往医院救治,而且宜早不宜迟,妻子也劝我赶紧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。

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一次,我终于找到了对症下药的良方。刚踏进耳鼻喉科诊室,我便看见一位老医生气

左耳

□林美聪

定神闲地端坐其中,诊室虽小,却设备齐全。问清楚我的大致病情后,他先让我捂住右耳,测试左耳的听力状况,接着取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探照,而后又检查了我的鼻腔。一番细致检查后,才缓缓告知我:我的左耳没有任何红肿或损伤,考虑为分泌性中耳炎。

看出我的不解,他耐心解释道:此症是由于咽鼓管不通畅或阻塞后,引起的以传导性聋和鼓室积液为病理改变,进而出现耳闷、听力下降等为主要特征的中耳非化脓性炎症性疾病。

见我对一堆医学专业知识依旧疑惑,他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:鼻子和耳朵之间,其实有一条连接的管道,一旦堵住就无法流通,我们要做的,就是将堵住这条管道的黏性积液清除掉。

深入浅出的解释,让我一下子豁然开

朗。我无比庆幸,眼前的这位老医生不仅极具耐心,更以其精湛的医术和生动的讲解,打消了我以为需要手术的恐惧。

生活也终于拉回了正轨。服药后的第二天、第三天,我能明显感觉到听力在逐渐回升。那天早晨,我准备去教室早读,路过学校小径时,我的左耳竟突然“开窍”,像经历了彻夜的冲刺,终于冲破了最后一道隔膜。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,听见了教室里回荡的琅琅书声,闭上眼睛,似乎还能听见教学楼前那一树树花开的声音……回来了,一切都回来了。那一刻,我激动的心,早已越过教学楼,直冲云霄。

一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,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亦是如此。只有各个器官各司其职、彼此协调,我们的身体才能保持平衡。正因如此,必须重视并呵护好它们。

喝水

□陈以寻

可以确定,当年我上小学那会儿,根本没带任何水杯。

那天整理儿子书包时,碰到沉甸甸的智能保温杯,这才被儿时的记忆绊了个趔趄——我上小学的时候,喝的是什么水?盯着儿子保温杯上“多喝水身体棒”的文字陷入沉思:当年我们这些农村的“小泥猴”,难道自带储水功能的骆驼转世而来?

在办公室,看到“80后”的同事在喝水,就问:“你上小学时,有带保温杯吗?”“没有。偶尔会跑去喝自来水。”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同事的回答让我再次确认,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校园,还是鲜少用水杯。而乡村学校,不用说水杯,连自来水也没有,偶尔渴了,就去喝山泉水。现在想想,当年仰着脖子接水的模样,活像一群等待投喂的小鸟,那喝水的场景,堪称行为艺术。

我所上的小学坐落在山坳里,没有自来水管,唯一的水源是后山石缝里渗出的山泉,一根被虫蛀得坑洼黢黑的竹管,就

是我们天然的饮水机。竹管下接着一个豁了口的大水缸,缸沿结着深绿的青苔,对此,我们从不嫌弃,凑过去就能看见水底游着细如筷尖的小鱼,有人说那是“泉水精灵”,证明水质过硬。

最有意思的是接水的姿势。竹管出的水细流涓涓,像个脾气古怪的老头,我们得仰着脖子等,下巴都仰酸了才能喝个够。有些同学为了伙个通透,一不小心让满口腔的水溢出来,顺着嘴角往下淌,浸湿衣领和胸前的红领巾,凉飕飕的山风一吹,钻心的冷,忍不住打了个寒颤,缺了门牙的笑声像山泉一样清澈。

我也曾和儿子讲过这段往事,他大惑不解,瞪大双眼:“这都可以,你们就不怕拉肚子吗?”我摸着他的保温杯上40℃的恒温显示,不由感慨,当年的我们,可能真是铁打的肠胃吧。

再看看如今的家长,监督喝水简直差点要上纲上线。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,校门口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叮嘱:“喝水后记得拧好盖子。”“上午喝完记得找老师续水。”“下午带回来我要检查水位线。”对比当年我们把山泉当饮水机的豪迈,现在的孩子喝水简直像是在完成精密实验,水温必须控制在相应的度数,水质得是过滤后的矿泉水,连喝水的分量都精确到点线。

当年连白开水都懒得喝的我们,如今倒好,却奉若神明地把泡茶当成了重要社交活动,想想这前后的反差,真是令人感慨万千。如今的熟人见面,寒暄时除了老一套的“吃了没”,张口闭口都是“有空到我那喝茶”;亲朋好友聚餐,饭前饭后要先喝喝茶;在办公室里,有事没事坐下来也要泡泡茶,连相敬如宾都刻意首选茶馆,美其名曰:以茶为媒,细品人生。

守护

□杨洪萌

又匆匆往回赶,只留外婆一旁照看。

“工作压力大吗?心情不好吗?”母亲没有半句责备,只轻声问。我望向她的眼,才看见里面布满血丝,眼下两道暗沉的痕迹,长长地盘旋着。

我没有回答,赌气似的把打火机和烟花丢给她。她竟轻轻一擦,便点燃了。我们一人攥着一根仙女棒,并肩坐着,没有说话,只静静望着那四溅的火花。细碎的光焰在黑夜中绽放、闪烁,连日的阴郁,竟因这一幕稍稍散开。火光映在她脸上,橘红的暖意爬上双颊,像一片升腾的火烧云,美得动人,也让人心颤。

空气中的水汽终于过载,黑云翻涌着下坠,仿佛一拧就能滴出水来,细雨绵绵落下。又一通电话打来,我看见母亲的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。

外公没能挨过去,就在我们放烟花的

下,反复按着打火机。

夜风袭来,连片的黑云低低压着,空气闷得快要渗出汗水来。反复擦拭、猛按,火却总也点不燃。潮气裹着水汽漫在四周,连心里都湿漉漉的。我扫兴地踢着路边碎石,一时冲动的兴奋如白磷般燃得急、散得快,转即便忧心起这不告而别的后果。又想起上周末回家,母亲说起外祖父近来痛风、流鼻血,已赶着挂了福州医院的专家号。

晚上该打个电话问问外公的情况了,我在心里盘算。

“么儿,你在干什么?”熟悉的声音从身后飘来,我一时恍惚。回头望去,母亲正站在不远处,疲惫的脸上,一双眼睛满是担忧。我的任性出走,终究还是被家人牵挂着,是奶奶一通电话打断了她。

我这才知道,外公三天前查出了癌症。母亲刚在医院接到奶奶电话,放心不下我,



浮世绘

母亲名字的尾字是云,她确是一朵云。天常放晴,她便是镶嵌在湛蓝底色上的一朵白云,干净纯粹,散发着温润的光。每逢阴天,色泽便沉了些,似有若无地蒙上一层细碎的灰。她一激动,便涨成一片火烧云,脸颊晕着橘红掺粉的暖意。

我坐在她身后,为她摘去白发,暗自惊心岁月神偷的无情。原本光洁的脖颈爬满纹路,一路蔓延到后脑勺的发丝间,鬓边也生满了“云”,有全然雪白的,有星点相连,将白未白的。白炽灯的光落下来,照在发间,那点点银光闪烁,像夜里她为我点燃的烟花,火花四溅,明亮又细碎。

那个夜晚,我心情低落几乎窒息,只想去放一场烟花。一个人悄悄离家,背包塞得半满,装着仙女棒和几盒叫不上名字的小烟花。我家在郊区,平日总抱怨偏僻荒凉,此刻倒正好派上用场。我寻一处空地坐